

名人与滁州



▲文徵明《醉翁亭记书画合卷》，广州艺术博物院藏。

文徵明：滁州山水梦魂牵

□作者：薛暮冬



▲文徵明画像

腹，还有龙尾。那清澈的琅琊溪流如丝带飘拂，在山石间跳跃，流出滁山，润泽滁人，无怪乎这座城市曾经被命名为溪山。他喜欢沿着蜿蜒的山间小径独自前行，树木葱茏，枝叶轻摇，如同在向他招手；溪水潺潺，在他的耳畔奏响悦耳的乐章。有些口渴，他俯身掬水，喝了下去，清凉传遍全身，疲惫顿消。文徵明不禁脱口而出：“滁州山水入眸新，翠影清波似故人。”他初逢滁州美景时的惊喜溢于言表，宛如与久别重逢的老友相逢，满眼皆是亲切和温情，满心皆是亲切与愉悦。文徵明开启了他与滁州山水的诗意对话。

来到滁州，醉翁亭是必访之地。这座因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而闻名天下的小亭，似磁石般吸引着历代文人。文徵明怀着崇敬之情，拜谒醉翁亭。一路上古木参天，修篁处处，好一个清幽静谧之境。沿石阶拾级而上，醉翁亭渐入眼帘。它静静伫立，似在诉说千年故事。文徵明走进亭中，抚摸斑驳柱子，仿佛穿越时空，看到欧阳修与宾客把酒言欢、吟诗作对的热闹场景。他坐在亭中，望山景而思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山水之乐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”欧阳修的文字在他心中回响，他深感与古贤精神共鸣，无需借酒，沉浸山水便能得心旷神怡。于是，他挥毫写下：“琅琊古亭映翠嶂，欧公遗韵梦魂牵。山水有情留客醉，清风无价伴诗眠。”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文徵明这首诗既表达对欧阳修的敬仰之情，又抒发自己在亭中的独特感悟，诗韵与亭景相得益彰。

离开醉翁亭，文徵明来到丰乐亭。它背靠青山，面临绿水，环境清幽。文徵明在亭中坐下，周围鸟语花香，时光仿佛放慢脚步。他想起欧阳修《丰乐亭记》中滁州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，感慨万千。如今，他目睹滁州山水之美与百姓淳朴，更深刻体会欧阳修当年文章用意。他静坐亭中，品着香茗，听着风语。寂寂小亭，纤纤花草，曲曲山径，溶溶绿水加持着他，“丰乐亭前岁月悠，青山绿水映双眸。闲斟香茗听风语，忘却尘间万种愁。”他在丰乐亭中的闲适心境跃然纸上，对远离尘世、享

受自然之美的向往溢于言表，仿佛与这方天地融为一体，沉浸在岁月的悠然之中。

正德八年(1513)，43岁的文徵明又一次来到滁州，探望时任南太仆寺少卿的叔叔文森。故地重游，眼前熟悉的场景令他感慨万分。这天晚上，他辗转反侧，夜难成眠。于是，披衣下床，欣然命笔，写下了此行的感受：“宦辙滁阳弟踵兄，我缘诸父得重经。只应故榻曾听雨，敢拟虚堂是聚星。两世相看亲叔侄，百年好在旧门庭。夜阑无限分留意，月满空阶酒正醒。”月色淡淡，轻拂台阶上的苍痕。绿竹摇曳，传递诗人隐隐的心声。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”，也许，这才叫“当下自足”。

时光总是匆匆太匆匆，文徵明的滁州之旅即将结束，收拾行囊时，心中满是不舍。他

最后一次漫步在滁州山水间，每一步都沉重而留恋。熟悉的山峦、溪流、亭台，似都在诉说离别之情。他站在琅琊山山巅，望向这片深爱的土地，吟诵道：“滁州山水梦魂牵，此别何时再复还。翠影清波常入忆，诗心永系此山川。”此诗将他对滁州山水的眷恋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虽不知何时能再归，但滁州的山水、诗文与美好回忆，已深深铭刻在他心中，成为永恒的精神财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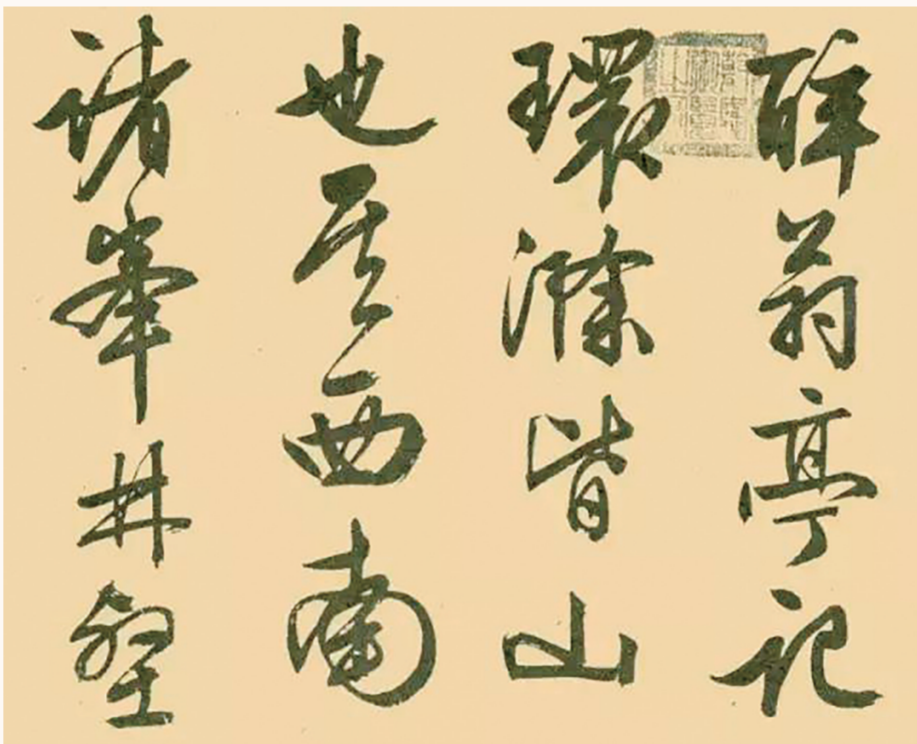
文徵明是书画养生的忠实践行者。文徵明的绘画以山水为载体，通过文人活动、自然意象与诗书画的交融，构建出兼具形式美感与精神深度的文人世界，体现了明代吴门画派“雅饬中时饶逸韵”的独特风格。文徵明一生笔耕不辍，晚年几乎处于隐居状态。全部时

间和精力基本上都用来绘画、写字。81岁时，画《千岩竞秀图》，画面底部，两位高士对坐于参天巨木之下，临飞瀑清泉而谈，神态悠然，有侍童在琴旁侍奉。巨木树干粗壮，枝叶繁茂，将观者的视线向上引导。飞瀑如丝如缕，从山间倾泻而下，飞瀑下方形成溪泉，溪水潺潺。山体与岩石重峦叠嶂，山势起伏连绵。繁密的山体多采用短披麻皴表现，串联起无数细碎的山体和林木苔点。披麻皴的功力了得。好一个“往事无人问，岩花空自幽”的空灵。在有生的日子里，滁州的山水水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。67岁作大字行草《醉翁亭记》，79岁作《醉翁亭图卷》绢画，82岁作小楷《醉翁亭记》，90岁时还能以小楷书写扇面。

文徵明的滁州之旅，是与山水、诗文的深度交融。他以滁州山水为灵感，用诗文记录所见所感。这些诗文，不仅是个人情感的抒发，更是滁州山水文化的珍贵结晶，如璀璨明珠镶嵌在历史长河，让后人透过文字感受滁州山水的魅力与文徵明那颗热爱自然、追求诗意的心。

三生有幸。我的家就在琅琊山山脚的山水人家小区。乙巳年闰六月初六，黄昏时分，我在楼下的空亭小坐。刚坐下，对面的木椅上便飞来一只灰鸟，我们中间隔着一张虚无的石桌，我们开始隔空对话。我猜想，灰鸟应该是文徵明的今生，他始终没有忘记滁山滁水。我友好地跟他打了一下招呼，然后尝试把他的鸟语翻译成现代汉语。“自余吴山来，此山便为邻。水石无异姓，相逢如故人。间多济胜具，盛有山水宾。一载十回至，不受山灵嗔。”我想跟他握握手，或者拥抱一下。然而，我刚打算靠近他，他便一下子消逝得无影无踪。

只剩我，只剩下乱云飞渡，只剩下满眼苍翠。我默诵明代书画家李日华的题画诗，“四山苍翠合，一亭贮空虚。无事此静坐，默念胸中书。幽鸟忽相唤，乱云落衣裾。万象自起伏，吾心始宴如。”天地间一个无名的小亭，不问四时，无论荣落。任凭万象起伏，“吾心始宴如”。山青云飞，我心寂静。在实境里，在虚无里。在世界中，更在世界外。



▲文徵明大字行书《醉翁亭记》(局部)，沈阳故宫博物院藏。

家风如灯 长明不熄

□凤阳县中都街道云雾社区 张婷婷

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”，寥寥数字，却道出了家风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，它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家族前行的道路，长明不熄，福泽后代。

何谓家风？年幼时，我对家风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，总是片面地认为家风就是电视剧里看到的家规，所以便觉得我家没有家风。长大后，我从《辞海》里看到对家风的解释：“家风，犹门风，指一家的传统作风、风尚。”自古以来，家风作为中华民族的时代密码，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核心价值观念，是家庭成员精神培育的重要源头，有什么样的家风，往往影响着家庭成员做人做事的态度、为人处世的准则。

家风是扁担上的童年

我的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，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。他幼年丧父，母亲改嫁，十几岁便开始照顾弟妹妹，操持家务，打理十几亩田地，用稚嫩的肩膀承担家庭的责任，双手布满老茧。生活给予年幼的他诸多困苦，可他从未有过怨言。作为长子，在父亲去世后，他接过那根磨得发亮的桑木扁担，清晨挑水，晌午挑粪，傍晚挑柴。有次他发着高烧还去挑稻谷，摔在田

埂上，两筐稻谷像黄金般洒进泥水里。他跪着一粒粒捡，指甲缝里渗出血丝。

“那时候我就明白，”父亲后来对我说，“人这一辈子，要么被担子压弯腰，要么把腰杆挺得比扁担还直。”

家风是秤杆上的诚信

成家以后的父亲，为了养育我们，做起了“鹅贩子”的活计。他的秤是全村最准的，秤砣擦得锃亮。收鹅过程中，父亲从不缺斤少两，也从不会克扣零头，遇到零头还会给老乡补个整。有次收鹅，老乡数错了钱，多给二十块钱。父亲回到家数钱时发现后，立马就要回去把钱还给老乡。我急得直跺脚：“爸爸，我的裤子已经破了几个洞，这钱够给我买裤子了！”父亲蹲下来平视着我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孩子，人穷不能穷了秤杆子。你看这秤——”他指着乌木秤杆上密密麻麻的星花，“每颗星都是老天爷的眼睛。”

腊月里收鹅最苦。父亲要蹚过结冰的河沟，棉裤冻成冰坨坨。有时候遇到困难的农户人家鹅养得不好，他倒贴钱买下，还教人家怎么拌饲料。母亲埋怨他傻，他总是笑呵呵地

说：“人总有难的时候，顺手帮一把的事情。”

家风是车铃铛里的笑声

父亲有辆永久牌自行车，铃铛总是叮当响，后座绑着两个竹筐，左边装鹅，右边留着空位，有时是给老乡捎的化肥，有时是我们带的“惊喜”。

严寒酷暑中，父亲总是骑着他的自行车早早地出门，在夜幕中归来。他穿行在乡间小道收鹅，再骑着自行车赶几十里路送到定远的烧鹅店。遇到农忙时节，父亲累了一天回家以后，匆忙扒一碗饭，就下地干农活。即使这样，父亲每天回来的时候都会乐呵呵地招手，让我们掏右边筐子，有时候是铁皮青蛙玩具，有时候是“小雨点”甜水，有时候是香香的米花……



叮铃铃的车铃铛载满了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。父亲对我说：“人啊，苦点累点没关系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不懒惰就能把日子过好。”

家风是旧衣上的针脚

小时候，因家中贫困，破旧的衣服上有好多补丁。在学校有时候会被同学嘲笑，我心里委屈，回家向父亲哭诉。父亲没有安慰我，而是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贫穷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志气。咱们家虽然穷，但要穷得有骨气，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刻苦学习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后来，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成为村里第一个考上一本的大学生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父母喜极而泣，但我深知，这是家风给予我的力量，是父母言传身教的结果。

如今，我也组建了自己的家庭，为人妻为人母，对家风则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与感悟。儿时的记忆，父亲树立的榜样，没有被风霜磨蚀，没有被岁月掩埋，而是愈来愈清晰，愈来愈明亮，牢牢地镌刻在我的灵魂深处，历久弥新。我也会像我的父亲一样，坚持诚信、努力生活、爱护家人。



“文艺视角下的新全椒”主题观展活动举行

本报讯 近日，“文艺视角下的新全椒——2025年度工作成效展”集体观展活动在全椒县美术馆举行。

本次展览由全椒县委宣传部、县文联主办，荟萃各协会年度精品力作130余件，涵盖文学、书法、美术、摄影等门类。展览以“千年儒乡”文化为底色，集中呈现2025年全椒文艺“向内深耕、向外生长、向下扎根、向前而行”四大主题。值得关注的是，展览通过图文、精品展示等形式，生动展现了“青蓝工程”传帮带成效、“府作联创”机制实践及“艺乐椒暖”等惠民品牌成果。 (全椒县文联)